

高温下巡山的“绿肺”守护者

——记者体验市莲花山保护中心半专业森林消防队队员的日常工作

○○全媒体记者 宋美玲
实习生 龙佳梦

时下正值一年之中最为炎热的时节。在柳州的“城市绿肺”中有这样一群人，他们冒着高温坚持户外作业，巡山护林，守护“绿肺”。7月11日，记者亲身体验了这群劳动者的艰辛与坚守。

早上8时30分，记者在市莲花山保护中心见到了当天的“同事”——中心半专业森林消防队队长林继秋和队员罗石锋、黄树。记者要与他们一起完成对古亭山片区林地的防火巡查，并对近期新安装的两个林间消防水箱进行检查。出发之前，记者穿上了全套黑色的勤务服和印有“森林特勤”字样的工作马甲，戴上专用的黑色工作帽。

来到气温接近35℃的室外，全副武装的记者不出几分钟就开始冒汗了。登上由林继秋驾驶的森林巡防皮卡车，记者一行从三门江森林公园西门附近出发，经林间小路向古亭山片区驶去。

林继秋告诉记者，市莲花山保护区保护面积达52.9平方公里，森林覆盖率达67%。工作日期间，半专业森林消防队的执勤队员会分为三组，对保护范围内的森林进行分片巡逻，严防森林火灾和乱砍滥伐、乱堆乱倒等危害“绿肺”的行为。

林间小路狭窄崎岖且泥泞，很多小路看似根本无法通行。林继秋熟练地切换四驱模式、加减挡，皮卡车如一叶乘风破浪的孤



林继秋（中）和队员们在山林中巡逻。

舟在山林间行进。

为了留足马力爬坡，很多时候皮卡车无法启动车载空调，车内十分闷热，记者后背的衣服和额前的发丝都被汗水浸湿了。在颠簸路段，记者感到自己乘坐的仿佛不是皮卡车，而是过山车，心里也不由得紧张了几分。

看到记者的神情，林继秋笑着安慰道：“山路虽然颠簸，但我们每天都要走上一两遍，对路况熟悉得很。”

一路上，坐在后座的罗石锋、黄树望向窗外，仔细观察是否出现火源，留意此前巡逻发现的问题是否整改完毕。皮卡车行至古亭山时停了下来，车辆已无法继续通行，要步行爬上附近的山头，检查林间消防水箱是否完好。

山路陡峭，林继秋三人轻车熟路地前行，记者加快脚步努力追赶还险些滑倒。此时已近中午11时，烈日当头，大家身上都渗出了豆大的汗珠。为了解暑，罗石锋拿出随身携带的水壶大口喝水。

经过约15分钟的步行，两个白色储水罐出现在记者眼前。“这就是一周前安装的林间消防水箱，每个水箱能装5吨水。当时我们拉了几百米的输水管抽水上山，一

台抽水泵都‘累’到罢工了，才把这么多水运到这里。”林继秋一边说一边检查箱体是否损坏，“有了这些林间水箱，如遇森林火灾，就能解决‘远水难救近火’的问题，做到火情‘打早、打小、打了’。”林继秋打开水箱的盖子确认罐内水量后，一行人才放心下山。

下山路上，山路旁有一处清澈的山泉水水洼。林继秋三人来到水洼边，捧起泉水洗手洗脸。“这水又清又凉！”三人说着笑了起来。这是他们户外工作中难得的清凉一刻。

记者注意到，林继秋摘下手表时，被表带遮盖的皮肤显得格外白皙，与手臂上的黝黑形成鲜明对比，仿佛还戴着一块摘不掉的白色手表。这一圈被晒出色差的皮肤，更像是“绿肺”守护者的勋章，见证着他们日复一日的坚守。

记者手记：

当记者用脚步测量着半专业森林消防队员们工作的路，当记者被汗水打湿的头发凌乱地贴在额前，方能体会烈日下他们工作的艰辛。而记者的这一次短暂体验却是队员们的工作日常。希望更多人知晓，美丽的城市“绿肺”背后，还有这群劳动者的辛苦付出和默默守护。希望市民游客不携带火源进山、不在野外用火，保护“绿肺”需大家共同努力。

+地名趣谈

柳州“天山”：猪头塘里升起的文化地标

○○全媒体记者 赵伟翔

晨雾尚未散尽，天山公园的僻静角落已响起弹弓破空的轻响。少年小宋正瞄准远处的易拉罐，听见记者问及“天山”二字，他挠挠头说：“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里，老人们都叫它猪头山。”

“它确实叫天山。”电话里，柳州市文史专家陈铁生的话音中带着笃定。记者打量着这座位于鱼峰区北部的小石山，不禁莞尔——海拔108.6米，与新疆那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天山相比，堪称“迷你版”。周边居民也多有同感，在天山家园小区居住了10多年的张女士坦言：“天天路过，愣是没把小区名字和这山对上号。”

“以前老百姓确实都叫它猪头山，因山形酷似猪头；山周那方水塘，自然就叫猪头塘了。”陈铁生说。

“以前这里就是一个烂泥塘。”张女士说，“附近居民在这里养鱼、养猪、种菜，生活污水也直接排在里面。”

这极雅的“天山”与极俗的“猪头山”，为何会在同一处相逢？答案藏在山壁那方摩崖石刻里。

“明嘉靖三十九年春，这里曾有过一场‘天山雅集’。”陈铁生说，当年，柳庆参将范德荣邀来3名柳州乡

贤：刚从流放地归来的前兵部郎中王尚学、云南澄江府知府徐可久、广东潮州府通判计嘉邦。四人在塘边比射弓弩，酒酣之际，范德荣挥毫写下“天山万里”四个大字，还让石匠镌刻在临水岩壁。这方高1.3米、长7.4米的石刻至今仍保存完好，字迹遒劲雄健，是柳州现存最大的古代摩崖石刻。

“那年恰逢‘庚戌之变’十年。”陈铁生说，“王尚学因力主抗蒙遭严嵩构陷，流放宁远方归。‘天山万里’四字，既是咏怀边塞壮志，更是他们这群文人武将的明志之作。”

400多年光阴流转，弹弓取代了弓弩，烂泥塘变身公园。2015年，经过近两年清淤改造，猪头塘旧貌换新颜，正式定名天山公园。公园还专门在石刻正面辟出一处观景平台，以便游客能隔水一睹其风采。

遥想当年，王尚学与徐可久、计嘉邦几名柳州名士弯弓搭箭时，或许不会料到400多年后，会有少年在此复刻他们的姿态，练起了弹弓。

清晨的天山公园，老年人打太极的身影与石刻相映，孩子们追逐的笑声落在塘面。从臭水塘到文化地标，柳州“天山”的海拔或许没变，却在一代代人的记忆里，悄然长高了许多。



天山公园一角。



林继秋（右）向记者介绍林间消防水箱的位置。



高温下的劳动者